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注隕落至而書正義曰隕落釋詁文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故文異也三十三年昔隕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螽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隕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疏】注是月至故書 正義曰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不隕鷁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也告者不以鷁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鷁水鳥者相傳爲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鶂廣志云鶂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

故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釋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疏注稱字至書日 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

疏注臨淮郡左右 正義曰淮水[illegible][illegible]入海其路甚長會于淮者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欲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故重言隕星

【疏】注但言至隕星 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鷁退此若直言星也則嫌是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以明所隕之石旣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為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石其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亦是石也為當旣隕始變為石聖賢不說難得而知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吉凶所在

【疏】注祥吉至所 正義曰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則事之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據大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

大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為祥祥是總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為祥也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蓋當處其在已故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疏注魯喪至知之正義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鷁也劉炫云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脩君臣南冠如夏氏知靈公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為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注言石至告人　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為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將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由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

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為說也今刪定以杜注云石鷁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鷁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鷁石鷁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恒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為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注積善至以對

正義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凡文言文也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

從石鷁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流 注狐廚至入河 正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南入河折而西入于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疑是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狄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昆都在汾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 鄫爲淮夷所病故 城鄫

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疏注項國至諱之　正義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大師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疏夫人至于卞　正義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夫人之行得禮失禮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襃

既此時公爲齊人所止夫人會公以釋之縱使違禮不合貶責 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疏】注與僖至以名　正義曰元年盟于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四年與伍宁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爲八也同盟相赴以名主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與僖盟既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疏注過十至曰孕　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孕懷子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疏注圉養至曰妾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

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疏猶有至諱之也　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

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注雍巫至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疏注狄稱至義例　正義曰決上狄救齊不稱人也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

文多稱戎稱狄令君臣同又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爲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爲兵傳注楚金言楚無霸者遠略刋正義曰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衍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 注稱人至

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疏 從赴 正

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鄫子二君於傳無不

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

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

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之書

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

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以執宋欲重二國之

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

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

侯被執其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爲異傳例不以

書名爲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

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更

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爲義既不以爲義而被執者有名與

不名知其皆從赴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經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疏 注曹雖至見圍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春秋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爲會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與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服故探言之

鄫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疏 注不及至如會 正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鄫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二十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會所此不至會所

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鄬之會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注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鄫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邾國蓋宋公知其在邾故使邾子執之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宗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疏】注稱人至他命 正義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求質於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

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地於齊齊亦與盟

疏 注地於至與盟 正義曰地於齊者言即以齊為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桓公之好而為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

梁亡 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疏 注以自至惡梁 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為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為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興無度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濬其宮以溢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蠱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

爲文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盖殺人而用祭

疏「欲以屬東夷」正義曰屬訓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歸齊桓　注睢水至用祭　正義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爲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

傳言以屬東夷則此共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社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䟽注司馬至用馬　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為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為祭祀所用彼此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

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小事不用大牲疏小事不用大牲　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疏注三亡國魯衛邢　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桓之功耳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二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曰泰將襲我民懼而潰泰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疏注魯城至文也 正義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猶魯人其言猶如此也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爲此言以異之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摠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 夏郜子來朝郜傳郜姬姓國疏注郜姬姓國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

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注西宮至六年 正義曰穀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為說故云公別宮也

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

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注門户至之例　正義曰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立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杜更爲別説肆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户道橋所以開人行路故以爲啓城郭墻塹所以障蔽往來故以爲塞雖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以土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僖公欲脩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土功閒月令以日至之後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譏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門户墻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

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繕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户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託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脩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

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爲邢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疏 注雩不至不收 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

雩必爲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書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本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無傳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注諸侯至諸侯　正義曰諸侯之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盟亦摠書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也公非後期而摠書諸侯者此則會盂之諸侯亦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摠言耳非爲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疏注巫尪至焚之　正義曰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為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并以巫尪為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為尪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云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為覬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為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

巫巫尫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尫是病人或說是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疏注穡儉也　正義曰穡是愛惜之義故為儉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為儉也務為儉穡而脩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為守備也

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爲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皡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皡有濟

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疏注此邾至諸夏正義曰蠻夷猾夏彝與文猾訓爲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婼曰編撿古本皆作豹字蓋注後即寫誤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疏注須句至須句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鄫國屬魯

故知如類史之比略不備書也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冑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初平王之

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其禮先亡矣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疏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

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注婢子婦人之卑稱　正義曰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爲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疏詩曰至孔云　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

省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疏敬之至易哉正義曰詩周頌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為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其承天命甚為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疏蠭蠆有毒正義曰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方言云燕趙謂蠭為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䖳列字或作蛆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獲公胄縣諸魚門（胄兜鍪魚門邾城門）【疏】（注胄兜鍪正義曰說文云胄兜鍪首鎧也書傳皆言胄無兜鍪之文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疏注門官至盡也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殲盡釋詁文舍人云殲衆之盡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

疏不鼓不成列　正義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為鼓彼不成

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疏且今至吾敵也　正義曰言用兵之法前敵無問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村力彊者皆能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恩義於二毛之人雖及胡耇疏雖及胡耇　正義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耇壽也舍人曰耇覯也血氣精華覯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敵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疏若愛至服焉 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敵即不敢若愛彼重傷則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二毛不欲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疏注鼓以至聲氣 正義曰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 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開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而此前敵儳巖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卻哀十一年傳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

疏注楚子至鄭地　正義曰以芈是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濫不如禮也

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

馘耳【疏】注師縉至馘耳 正義曰書傳所言師曠師曹師涓師觸之類皆是樂師知此師縉亦樂師也釋詁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因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今以獲賊耳為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閾門限

【疏】注閾門限 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曰柣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外內之限也 戎事不邇女器 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丁丑楚子入享于鄭 為鄭所饗 九獻 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

【疏】注用上至禮畢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爲獻酬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踰禮待之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疏注庭中至百也　正義曰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籩豆無以言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掌客去饔餼之禮其死牢如飧之陳上公飧五牢飪一牢陳在西階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膷鼎一在牛鼎之後臐鼎一在羊鼎之後膮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之前牢別九鼎無陪鼎也侯伯飧四牢飪一牢腥三牢子男飧三牢飪一牢腥二牢其陳列皆如上公又上公醯六十甕從陳於庭碑東醢六十甕從陳於碑西侯伯醯醢百甕子男八十甕其陳如上公又上公米百有二十筥橫陳於醯醢之閒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陳如上公此飧禮庭實之物饔餼亦然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

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籩數亦然其籩豆之物者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䵂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等所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十年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云加籩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

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

籩豆禮食器

享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芈女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

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爲商臣所弒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

疏注三同盟

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惟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秋

楚人伐陳【疏】楚人伐陳　正義曰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與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知此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成得

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蒍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

矣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疏注名書至罪也　正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釋詁文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

疏注成公至明之　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爲子言如夷狄之大國耳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宋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疏不書至敏也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曰杞侯降爵嫌有異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薨赴有法若我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然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疏】享其生祿　正義曰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

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夙弟

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疏】注胥臣至大功　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為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即被戮而言大功者當為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

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疏】注廧咎至隗姓　正義曰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爲隗姓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稽首受而載之

疏 乞食至載之 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獲於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

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疏】及齊至殺之　正義曰晉語云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故怒【疏】醒以戈逐子犯　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

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

疏及曹至觀之　正義曰斷其裸以上爲句裸謂赤體無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逼迫以觀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諜候也微蔽也　注薄迫至合幹　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爲迫也說文云駢脅幷幹也肋脅骨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孔晁云駢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疏天之所啓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開道者非人所能及欲令鄭伯禮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疏天其或者正義曰天意不可必知故言或者謂天意或當然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蕃息也疏男女至不蕃　正義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譬違禮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辟同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亡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疏注國語至卿才　正義曰晉語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illegible]

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負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

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楚止命也 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

疏 注弭弓至逐也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爲弓末也詩云載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櫜而入注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櫜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櫜鞬之文故云左執

子玉請殺之 長其志大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志廣而體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肅敬寬也

忠而能力疏廣而至能力　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兼有之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爲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

疏注匜沃至湔也　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

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故去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

疏注去上至謝之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晃去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申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

疏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注六月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總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疏天王出居于鄭正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內居若移居然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在皆得安居故爲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爲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

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

羈絏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絏馬繮【疏】注羈馬羈絏馬繮 正義曰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絏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紲爲馬繮者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爲多故主於馬耳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疏】注子犯至皦日 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

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　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　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　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　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　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　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

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

疏夫袪猶在正義曰袪袂也彼時斬袪之恨今日猶在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疏蒲人至狄乎　正義曰言獻公之時君爲蒲邑人惠公之時君爲狄邑人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人在蒲在狄爲君讎是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疏行者至刑臣　正義曰公言女其行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桓念舊惡則出奔者甚衆多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疏注新有至紀綱正義曰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疏注頭須至小吏正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誤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云豎未冠者之

（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

（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疏】（沐則心覆　正義曰韋昭古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弃小怨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僂三）

二十之邑趙姬請逆盾與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疏下義至處矣 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衞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

疏大上至及也

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玄以大上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爲世代之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以人之賢愚爲上次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之最大上上聖之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疏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爲下周公親親之事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

制法爲後不獨爲身聖人之身不恃親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疏　昔周至胤也　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衰爲叔世將亡爲季世昔周公傷彼

夏殷二國叔世疎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扞輔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屏蔽周室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爲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爲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爲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爲

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爲武王封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即政之後武至成王之時始封之耳　注弔傷至兄弟　正義曰弔傷俱是悼往之辭咸訓爲皆故爲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謂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蕃屏者分地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　注十六至縣東　正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郕霍衛郜曹滕七國

當時皆在巳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郇在此年春亦巳解訖其毛聃闕故唯解管雍畢酆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邘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七年解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胙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下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



召穆至其侮　正義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爲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彊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人之侵侮也　注類善至小雅　正義曰類善釋詁文剡者聚合之意故爲收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踈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

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注常棣至韡然　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韡韡也古之人語有聲而倒者詩文多有此類　注鬩訟爭貌　正義曰釋言云鬩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爲鬩是爲爭訟貌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

疏 庸勳至姦之大 正義曰親暱尊是愛親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勳者親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此四事是姦之大者也勳親近賢據事上爲名聾昧頑嚚據身上爲名以狄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爲惡名耳下文各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

鄭有平惠之勳 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 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

爲近（道近當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疏王德狄人　正義曰荷其恩者謂之爲德古人有此語也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疏狄固貪惏　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厭猶已也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狄后王所立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疏注周禮至二人正義曰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

疏注原毛皆采邑　正義曰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絶滅食采畿内故云皆采邑也

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

疏注鄭南至縣南　正義曰南氾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以爲南氾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爲東氾名隨其所近而言也

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

疏注鷸鳥至之服　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

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鷸羽以為冠也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疏 注夏書至為宜 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誡禹事故傳通以其篇為夏書彼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

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注宋弔至謝之 正義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平者不荅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疏 省視官具　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今具其器用送之於死而後聽其私政也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己之禮 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

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爲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疏 注衛邢至罪之　正義曰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傳去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故去罪之也

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　正義曰燬以元年即位四年

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
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宋蕩伯
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
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
非禮故書　疏　注伯姬至故書　正義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
冠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
即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
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
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
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
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　宋殺其
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字蕩也故云蕩氏妻
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
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　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
遂明一事也子王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

見納設疏注頓迫至納故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歸納不須兩見故云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

葬衞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

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衞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疏注洮魯至賜族正義曰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衞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

喪至於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蓋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之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疏注掖以赴外 正義曰釋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臂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爲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扞輔周室

疏繼文之業　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

疏注黃帝至為吉　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為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為吉也

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一筮協吉

疏戰克而王饗正義曰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是王享也

且是卦也方更揔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

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疏注闕地至而下正義曰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

下柩輕禮小毀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爲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櫕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

注鄀本至鄀縣　正義曰言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鄀縣

[illegible]鄀以爲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於鄀縣國至楚縣而滅故彼縣專得鄀名當此秦晉伐鄀之時國名爲鄀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戍鄀國也析是鄀之別邑戍人居析地爲商密之援

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

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因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狐溱狐毛

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鄟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餧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疏注言其至行也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為徑故釋為行上讀為義劉炫改徑為經謂經歷飢餧下屬為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衞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甯速衞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疏　齊人至弗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穀梁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以美公猶嘉季子之獲而書莒挐也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酅者美公遠追能遠至齊地故書之也桓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齊人侵我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爲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從本文

夏齊人伐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衞人先使微者伐之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疏注公子至之辭〻正義曰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去大夫者大夫是揔辭也今定本爲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内外同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

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兆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

疏注勞齊師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帥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

疏注柳下惠　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

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

疏注如而至當恐　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榱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啾故改如為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磬在縣

下無栗帛粒乃以服義規杜非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

疏注祝融至其祀　正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爲楚之遠祖也自祝

繹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爲得也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

疏 注熊摯至夔子 正義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

【疏】凡師至曰以　正義曰能左右者爲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在己釋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爲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既不守例爲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

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